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四

辨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蓮編修

陳法明

衡嶽洞陽官在石廩峯西北乃施真人伏鬼會真之所唐陳法明應詔回於此峯下開岩建壇山人為之陰助南望雲陽旦夕朝真誦大洞經後服丹而玄化今尚存甚舊亦有庵宇

王十八

唐宰相劉公名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嘗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誼雜可混迹也因遊長安至一藥鋪偶聞人曰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即去兼覓藥看亦不多買甚意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至否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輒往俟之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諧極歡傍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云王十八遂去自後每記之不可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初春風景和暖爽冷洵一盞香菜茵陳之類甚為芳潔劉公異之問鄰

吏曰側近莫有衣冠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好菜蔬劉公忽驚記所遇道人之說乃曰園近遠去得否曰即館後是遂往問之見王十八衣犢鼻袴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慄漸次問其鄉里家屬曰飄蓬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益異之令坐索酒與喫固不肯受及歸乃詣縣自請同往嶺外縣令不解其意當時發遣之王十八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王十八形容衣服日益穢弊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得有異何為如此劉公不解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更無厭忌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嘆涕泣送終之禮無不備焉乃葬於路隅後年官替歸朝却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來應是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回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皆無所睹

隣人曰王十八昨夜去矣劉公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反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冢瘞空存衣服爾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近至屬纊家人妻子圍侍號叫俄聞扣門甚急聞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家人權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盡令去其障蔽及湯藥等乃自於腰間一葫蘆中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蹙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時夫人曰王十八乃涕泗交下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未愧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圓可延十載至期某却再來遂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因請少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嘆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之王十八曰所疾即愈直運某藥乃以鹽一兩投水中飲之遂吐出藥三圓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

姪侍疾在側，連擗其二圓吞之。王十八熱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瘞，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比山爲土窟居之，善長嘯，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恙，怒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特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乎？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乎？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辭去，登遂白日昇天。晉書阮籍傳云：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岩谷，乃登之嘯也。南嶽總勝集云：孫登昇葉茶位，獲遁求仙，以至靈寢，忍凍如草。

充飢，切求至道，感赤君得玉砂膏久之，入會稽，改記云：孫登居之，祝版留之於虎山也。

嵇康

嵇康字叔夜，向北山從道士孫登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有逸郡之才，必當職於市。康遂別去，登乃舂昇康，向南行至會稽，王伯通家求宿。伯通造得一館，未得三年，每夜有人宿者，不至天明即死。伯通見此凶，遂嘗閉之。至是康留宿館中，一更後乃取琴彈，二更時見有八鬼從後，館出，康懼之，微祝乾元亨利貞三。適乃問鬼曰：王伯通造得此館，成來三年，每夜有人宿者，死總是汝。八鬼殺之，鬼曰：我非殺人鬼，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在此處埋，主人王伯通造館，不知向我上築牆壓我，聞我見有人宿者，出報告之，彼見我等自懼而死，即非我等殺之。今願先生與主人說，取我等骸骨，遷別處埋葬，期半年，主人封爲本郡太守，令賞先生一廣陵曲，天下妙絕，康聞知大悅，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過，康即能彈，彈至夜深。

伯通向宅中，忽聞琴聲，美麗乃披衣起坐聽，琴音深怪之，乃問康，康答曰：主人館中殺人，鬼我今見之矣。伯通曰：何以見之？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八具骸骨，遂別造棺，就高潔處遷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爲太守，康爲中散大夫，帝令康北面受詔，教官人曲，康不肯，帝後聽佞臣之言，殺康於市中。康遂抱琴而死，葬後，開棺空，不見尸，晉書云：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鉅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速邁，不負，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其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博覽無不該通，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生，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栗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尊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每思即買，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
 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
 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別
 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
 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年
 與康皆凝而為石又入石室中見一卷素書
 適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志趣
 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
 代康乃與濤書告絕大略云聞道士遺言餌
 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
 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
 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
 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
 琴一曲志意畢矣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
 也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
 激水園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
 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
 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
 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繼乃作幽憤詩曰
 雖曰義直神奪忠沮澡身滄浪烏云能補初

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贖
 給頴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枉造
 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報良久會去康曰何
 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
 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
 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
 爾因譖康欲助毋丘儉帝遂害之康將形東
 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弟許康顧視日
 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宏嘗從吾學廣陵散
 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
 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
 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
 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
 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
 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
 文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又作太師箴
 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觀通靈士也東海
 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
 焉觀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此
 觀曰叔夜雖示終而實尸解也

東郭延

東郭延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冥
 室中身皆生光照耀一室又能望見平地數
 十里小物知真形色又凡見人不計識與不
 識能逆知其生死一如其言在鄉至四百歲
 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迎之比隣盡見與親
 故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也

樂子長

潛山真君是樂史之遠祖按總仙記曰真君
 名子長齊人也少好道到霍林遇仙人韓眾
 受靈寶符傳巨勝赤松散真君服藥年一百
 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此藥入勞
 盛山昇仙住方丈之室於神州受太玄生蘇
 以五芝為糧太上補為修門即位亞神次唐
 玄宗夢二十八仙稱星二十八宿內真君是
 星宿於潛山得道號潛山真君

鳳綱

鳳綱者漁陽人常採百草華以水漬封泥之
 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而丸之
 卒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綱長服此藥至

100341104

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趙翟

趙翟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將死人或告翟家云及其生棄之若使死於家則後世子孫常有此病於是家人為辨一年糧送之置於深山石室中又恐虎狼食之外以木若欄之子榮悲傷自恨晝夜泣涕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兩人並立問子榮曰子何人也子榮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說叩頭乞哀其人行諸若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於是問子榮曰汝必欲疾愈者即當服藥能服藥不子榮曰宿業多罪嬰此惡疾已見流棄死在旦夕若刑足割鼻而可得活猶所甘心況於服藥乎唯乞神人丐其餘生神人乃以松子脂五升賜之語曰服不惟愈疾而已得長度世矣子榮服之未盡癩瘡盡愈身體強乃歸家家人疑之是鬼具陳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經二載顏色轉少膚肌光澤走及馬獸時已年七十餘食雞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擔終日不瘦

極百七十歲夜卧忽見屋間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左右云不見後夕漸大數十日間一室盡明能夜書後夜卧見面上有二八長三寸許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真鼻口之間如是復一年許此女稍長大至於如人不復東面上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聲欣然獨樂在民間三百餘年色如童子乃入抱犢山仙去

王玄甫

王玄甫沛人也同吳人鄧伯元學道於赤城霍山受服青精石飯吞日精丹景之法內思洞房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藏冥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帝遣羽車迎之玄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北玄園臺受書為中嶽真人

尹思

尹思晉人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遠見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簾帶劍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兵亂月中人帶甲仗矛爾

張岳

司空姓張名岳字巴玉齊廣南封州封川縣人也少習儒業眾所推伏以才干極明帝用之位至司空及東昏嗣位嘆曰夫榮必辱妨我之神遂具表投進退官南歸誓慕長生久視之方願卜棲真養性之地帝留不遂文武百僚餞送司空於東門之上數旬至攸縣文清驛值霖雨月餘忽天色晴霧出驛庭四顧瞥見邑之東有一山首出於衆獨秀標奇平生罕見再三嘆羨遂召驛吏遵遵問之對云晚生不知今呼市老毛國華至乃言古老相傳云名溫水山又名紫麟山司空聞而異之次日至山下語鄉人曰余在邑中見此山上祥瑞雲蓋頂紫氣凝天山中必隱神仙適予平生之志也遂入溫水源放光峯下翔草舍三十餘間居焉全家齋戒誦大洞真經三十九章外日與鄉人治水陰田持三百大戒僅二十年忽一日見神人持藜杖從山而出來語司空曰吾葛洪子也奉上帝命令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秘而行之密濟貧苦他時

功滿相見未違出門復語司空曰吾常與游
丘洪崖赤松子王喬蘇耽丁令威蘇隱嚴真
等九人仙侶時時會仙峯之上仙峯有會以
琴棊酒果用樂元和去住匪常非塵俗所知
也大藥金丹得度世為神仙汝受之勿得輕
泄司空蒙教俯伏而謝忽爾神人隱形莫知
其所在司空是時勤行齋戒後成火鼎之功
點瓦礫為黃金塞濟孤老貧病至梁武帝天
監二年至八月十四日夜半忽聞空中有神
人喚名云絕早可領家入山惟留女盧瓊在
家至辰巳間女使見有一道流從空而下身
生疥癩問曰司空在否曰司空今早入山未
歸問酒庫何在女使指示之道流脫衣入酒
庫甕中以酒浴身上疥癩及出庫整衣冠出
門而去次門首與女使曰司空歸時可與傳
語但道葛道士持來相訪司空聞之喜
聞庫中酒有異香遂令家僮陳席於廳上一
宅良賤悉取庫內香酒均飲悉竭唯守宅女
使潛見道流浴瘡托疾不飲司空飲罷乃令
家僮備湯沐浴更衣而坐令召鄉老諸門徒

司空乃再入山焚香升壇語鄉老門徒曰天
將詔予非予厭世言訖鸞鶴舞于空中祥雲
霽於壇上舉家八十餘口白日輕舉而去惟
守宅女使半空從雲而墜司空嘆曰汝無仙
分且住下土待吾見上帝為汝陳奏至十八
日帝勅玄武神下降鎮守山界以女使為土
地守護山壇是日鄉老門徒陳昂等速具狀
申縣縣申州備錄諸事實狀奏聞奏頒下所
司自此故號司空山馬至陳文帝永嘉初有
丹陽章馬二先生不通名字來山前語鄉人
曰予張司空弟子也特來尋司空住處人曰
司空已於梁天監二年八月十五日拔宅冲
天去矣空有遺宅人不敢住二先生聞之悅
喜入山齋戒修道一旦功就異香滿山樵者
聞之莫知其兆唯聆絲竹響亮遠空舉目視
之二先生各乘瑞雲白鶴冲天而去今有白鶴
紅唐天寶七年五月十二夜明皇見夢於司
空山仙壇立祠堂選差道流有德行者住持
焚修賜額宋陽觀宋徽宗政和三年七月改
賜額陽升封張仙為太素真人是年八月又

特封冲昇真人

王仲甫

王仲甫者不知何所人少有意好事神明常
吸二景飡霞之法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
亦服之足十八年白日昇天後南嶽真人怒
降仲甫而教之曰子所以不得昇度者子身
有大病腦宮虧滅筋液不注靈津赤溢雖復
接景飡霞故未為身益神甫遂依教服藥治
病兼修其事又十八年白日昇天今在玄州
受書為中嶽真人

王先生

王先生不知何所人有楊晦之者長自安東
遊吳楚至烏江聞王先生頗有道術因就門
謁之先生玄中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
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其側語議高暢不覺
至夕即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曰七娘
者乃一老嫗年七十餘齒髮盡衰行步俯偃
而至先生謂晦之曰此吾女也情不好道今
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爾為吾刻紙作今夕
之月置于室之東垣上頃之七娘如其言俄

而奇光煥發一室之內纖毫盡辨先生與晦之說談於室內寒氣逼人如在半天矣及曉將別先生以杖畫其庭塵土暝晦視其所居則崖壑萬仞叢林參天前有積水目之無極晦之與先生立于水濱驚悸嘆駭今日之觀豈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先生笑曰吾以為煨耳振衣揮斥逡巡即門庭如舊晦之馳去莫敢顧盼矣

趙郎

趙郎左慈等皆以氣禁水水為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然火焚物物熱而茅屋不然以一大釘釘入柱七八寸以氣吹之釘即踴射而出燒百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人一一探澆取錢而手不灼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使灼者不熱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五

鑰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進編修

王履冰

王履冰本未明大道亦不知修行大丹之法惟偶得上清寶經太素真人隱朝禮額上法常以每月各日其夕入靜室燒香北面修行祝之秘行之三十年得乘雲駕欲昇入玄洲其李仲子趙雙成范叔及管平阿李順賢延安生等皆得此道修動不替俱為真仙或處玄洲或昇崑崙之傍或登三元之宮矣

岑道頌

岑道頌江陵人也萬州兩傍多大山江之南林壑尤虛遠有巖磴然甚大隋末先生避難泝三峽至此愛之遂隱巖下常食黃精時百餘歲膚若冰雪浩然莫見喜愠積二十年晚迹而去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臨江商人至廣陵將還見老人儀冠甚偉以香鉢兩囑商人往先生巖然之商人歸偶忘焉舟抵湖灘濤波雷怒不可止商人方驚悟返詣巖然香已而鼓柁平行更無留礙德宗貞元中監察御

史段文昌曰先生浩劫士也何乃疎動觀聽為神奇探其贖當以浮世聾聵不省至道故以感發之宋神宗熙寧十年本州禱雨即應太守聞於朝詔封虛鑿真人

王順

王順採藥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山有王順峯靈應昭彰至今不絕

吉留馨

膠東有異人不知姓名常歌舞於市曰吉留馨後於市中白日乘雲而去

王賈

王賈在東海山中詣神仙胡毋丘力君受太極上元年紀之術服朱草神芝得仙其山在海中望之甚近而不可到山上多木芝靈木神草蒼靈龍龜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中有河洛元命曆等書

王叔明

王叔明不知何所人也少好道居華陽山北與鮑元洽同志修道不知感遇何仙修習何術未顯其事皆得仙去